

# 「中國」仍然是屬於你們的！

——她歡迎您們回來參加建設的行列——

〔獻給「提早畢業」的同學〕

憶彬

雖然您們提早離開學校，但這並不意味著「中國」遺棄您們，她何嘗不喜歡看到您們順利地完成學業？只是礙於法令規定，不得不惋惜地忍痛讓您們離開，或是您們的才華不適於在這淺灘中發展，遼闊的天空，寬廣的海洋，才是您們一顯身手的所在，我們祝福您們成功，並祈望您們在功成名就時別忘了曾經相處多時的園地——「中國」。

回顧您們在校時的生活，可謂多彩多姿，令人稱羨，然而，當此多彩之色澤轉換成一片灰色，而成績單上又擺出一副「out」的姿態，那時，就彷彿是世界末日的來臨；家人的譴責，親朋的祝福，加上良心的愧疚，逼得人幾乎發瘋，逼得人不敢轉動腦筋來端詳現實，唉！積重難返！欲罷不能！

早在您們投下第一顆墮落之時，您們並非不曉得隨之而來的苦痛，是遲早必定會發生的！只是您們迷戀於苦痛來臨之前的一片繁華的歡悞！花花綠綠的鈔票擺在麻將桌上，存於校哈牌中，放在三色牌旁，只要您具有「純熟地技術」和「細膩的手法」，這些錢，就等於您們口袋裏的一般，只看您想不想動手去取它而已，惟一的工作僅是您必須經過玩牌這道必經的手續！

有了錢，自然想享享福，於是，高級餐廳、高級保齡球館、高級舞廳……，一切都是高級的，一些「高級」的拜金女郎，隨著醇酒而來，反正有的是錢，要大衣有大衣、要洋房，就租一棟吧！屋內有喝不完的美酒，有冰箱、有彩色電視機，還有那年青人所希求的「六音響」超級電唱機，穿不完的服裝，換不完的鞋，……，如果錢快光了，就再去「賺」些回來，其餘的時光，就是享樂、享樂、再享樂，縱使帝王的生活再如何奢華，亦不過如此。

在此極度的奢華景氣中，教授的課業，有趣的實驗，以及同學們的課外活動，再也引不起您們絲毫的興趣，學校、助教等的點名，對於您們

，亦不能構成些微的威脅，家人的祈望，那是來生再談的事了，僅是在他們嘆息聲中，能使您們喚起一絲絲的羞愧之心而已；在此種積重難返的情況之下，一切順其自然吧！適意的享樂有何不好？反正「船到橋頭自然直」！

不幸地，您們這艘失去了舵的船，到了橋頭時却直不起來，學校退學的通知，又無情地對您們漂浮不定的船兒，痛加打擊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如夢幻般地消逝，又如夢女般地出現——嚴肅而規律的軍旅生活歡迎著您，保衛國家的槍炮、武器等著您去照顧，多少雙失望的眼睛，在您摀著雙眼的手背後瞪著您，一切都完了——！家人的諒解和親朋的鼓勵，倒有如隔於玻璃外的小丑般，一點兒也無心思去瞧一眼。

※ ※ ※

記得上次到軍中與您聚晤時，您曾笑謔地說……「如果現在回到學校，我一定非常用功……」「看到在校的一些同學，正在墮落中，真是感慨萬千，勸勸他們，別讓他們也步著我的後塵再悔恨……」。當我提及歡迎以後回來建設學校時，您苦笑地說：「多謝你的好意，我心領了，但我現在能幫學校什麼忙嗎？」

未來的事情不可預料，我們謹以至誠祝福您們所有「提早畢業」的同學們事業成功，並告訴您們，學校建設之行列，隨時歡迎您們參加！

最後，並提醒一些好玩的同學們；應好好地警惕自己，別到了積重難返時再悔不當初！

從前我走到河邊，撐船夫告訴我：「年青的，你必有求而來。」我想無語是大地的聲音，河水漲起、潮落，這是無奈。

今天我又來到河畔，枯黃的管茅和蘆葦受著西風與斜陽的薰染，昨日的哀感倍然掀起。呵，昨日，一切的掙扎徒然於折磨的擴大，河水的漩渦告訴我這個秘密。無端落木蕭蕭下，你能阻止嗎？面對虛偽的生命是啞然底苦笑。眼前的笑容，總擺脫不掉漲水的大河。倦意噬掉人們的生之意，而世界就此緩慢起來。木然的走，木然的行，無情底時光在催促。「你呵，凡終生的不幸者。」甚至從生下便如此，我強調。早早升起的頤意總不經意地欲掀起一件人類的最大欺騙史。崎嶇的路難行呵，而目的底價值一再地在途中激辯。路是被道旁的野花草掩住終點的，而人就就此放任地陷下去。為何如此奢侈地一再盲目？我不解，或許人類的頭腦貧瘠的無法解這本身的惑。

前些日子做了一個夢，在時空的旋逝，我已是待安息的老人。因此我得有機會來省察生命過程的缺失。啊，我真是很痛苦的哭了一場，當我走第一步時便已錯了。醒來床頭的棉被依舊是濕的，哀意又冒出。期待在無知的生之涯，是一種憤怒與無助的悲壯。生命在時間的自然韻律，委屈地變成虛脫的渴望。雖不甘心於失落的被騙，却又陷入在追逐荒漠的空間。呵，一切的悶，一切的惑都在昨日成



河 鳥 頭

熟。年齡譏笑智慧，智慧諷刺年齡；身與心竟是兩端。誰是畸形發展？年齡與智慧在爭辯。

步子踏在小路，竹林還留戀剛才的雨淋，修長的竹葉有著美麗的瀉珠。一股些微的水氣把河畔掩飾成晨曦。「生命像一篇小說，不在長而在精美。」腦子老迴繞這句話。可是我不懂啊。沙岸的上面是一堆堆墳冢，荒徑穿插，碑墓斜飛。呵，人類的足跡要留到什麼時候。

河水嗚嗚自鳴，我驚異的扒在地上聽河水的秘密。「呵，年青人，同我結緣吧。」撐船夫微笑地望著我，默默不語就像河畔的靜寂。「與我同住吧，年青人。你將獲得我的秘密並與我共存。」我驚訝的抬頭望望撐船夫，想從表情探知河水的真實性。舟子伸出手，我愉快的踏上撐船，我發現舟子原是河水的門徒。呵，不解的感竟在河中溶解。充於大地，沛然成形，這不是物源嗎。

夜晚，我問舟子河水會傳授你什麼秘密，撐船夫只是笑笑，指著船艙的窗外，順著手我看到黑夜與星星，聽到蟲鳴與潺潺流水。我對舟子笑笑，盤起雙腿，跌跌而坐，靜穆的傾聽河水的告語。